



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
(任期1895-1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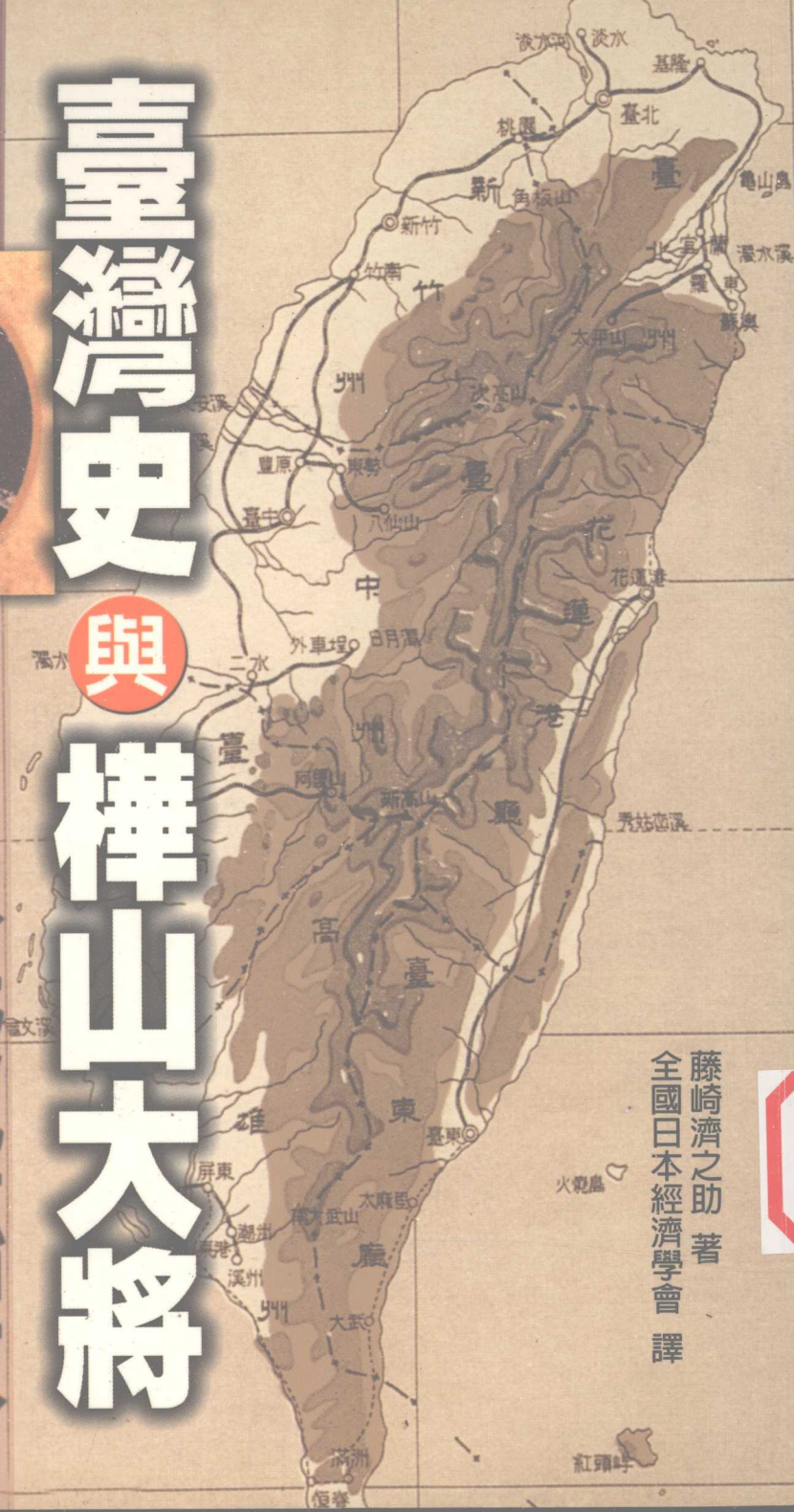
臺灣史

與

樺山大將

日本侵臺始末

(上卷)



藤崎濟之助著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

臺灣史與樺山大將

—日本侵臺始末／上卷

東京・國史刊行會藏版
〔日〕藤崎濟之助 著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 譯
二〇〇二年十月・北京

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上卷）

／藤崎濟之助著，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

——初版——

台北市：海峽學術， 2003〔民92〕

面； 公分

ISBN 957-2040-60-X（平裝）

1. 臺灣—歷史

673.22

92013454

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上卷）

著者	藤崎濟之助
發行人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北京）
主編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地址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一一六）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	（一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二）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〇）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	（〇二二）一三六七七八八 傳真：（〇二二）二二六七七四三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	（八五二）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二七一三九號地下
電話	（八五三）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五八一四二五
印刷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〇二二）二二二六六一七四五
出版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〇二二）二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六〇元（平裝）
刷帳	二〇〇三年八月
號	一九三三八九五三四

ISBN 957-2040-60-X 海峽學術出版社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出版說明

本書日文原名爲《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成書於大正十五年（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年）。作者藤崎濟之助曾擔任日本據臺時期的蘇澳郡守，爲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薩摩藩同鄉。

原書前半段敘述日本觀點的臺灣歷史與日臺淵源、關係等；後半段則詳細地詳細描寫：樺山資紀在日本陰謀侵略臺灣過程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自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開端，直至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役，二十年來，樺山資紀一直堪稱是日本侵臺的急先鋒、馬前卒。

因此，本書中文版加上《日本侵臺始末》的副標，其實更加點明了全書的真正意涵，並且闡釋說明了歷史的原委與真相。

《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一書，由北京的「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成，於二〇〇二年十月完工。由於篇幅因素，分成上、下兩卷印行。

海峽學術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〇三年八月

海軍大將元帥伯爵東鄉平八郎閣下題字

前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閣下題字

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
也
東鄉題

實當問
寄

多喜男



陸軍大將元帥子爵上原勇作閣下題字

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閣下題字

男爵大倉喜八郎閣下題字

斷而
敢行
鬼神
避之

上原勇作題

惟法
可格

丙寅十一月

上原勇作



此為
男爵
大倉
喜八
郎閣
下題
字

已故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伯爵



陸軍大佐（已故近衛參謀長樺山資紀伯爵）



已故外務卿副島種臣伯爵



已故陸軍中將西鄉從道侯爵



已故清國公使柳原前光伯爵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時代的已故水野遵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在澳底露營
（明治28年5月21日）



樺山總督最初的接見番人

男爵大倉喜八郎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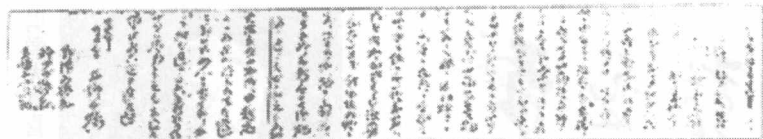


已故樺山大將真迹

事功多矣化軍爲民作一良常
 愛國同胞共勉之
 已故樺山大將真迹

已故樺山總督銅像（在基隆車站前）





已故西鄉從道侯爵真迹



已故大山綱良真迹



臺灣地圖

序 一

樺山大將是我國著名的第一代臺灣總督，但大將與臺灣的關係實際上卻是從其壯年時代開始的。明治七（一八七四）年的臺灣事件，隱於背後的核心人物就是樺山資紀氏。在這事件期間，自南澳番探險開始，跋涉全島，詳細研究臺灣之形勢者，同樣是樺山氏。

然而，有關樺山大將之事績，至今無全面之紀錄，特別遺憾的是，有關其壯年時代在臺灣活躍的事實，幾乎全不為世人所知，正在隨時間的流逝而湮滅。

藤崎君與大將同為舊薩摩藩人，曾管轄過大將探過險的南澳番，做過蘇澳郡的郡守，由於有這一層關係，自樺山大將的日記開始搜集尚未公諸於世的許多珍貴資料，經過年餘反覆苦心研究，終於完成了以大將之事迹為中心的臺灣四千年來渾然一體的歷史。余深信其在臺灣修史事業上之功績洵不可沒，余對藤崎君努力之結晶——此一頗得時代需要之一大修史事業，表示衷心的敬意。此正所以敢應邀以無辭題諸卷首之故也。

大正十五（一九二六）年一月中旬上京之前日

於鳥松閣樓上

後藤文夫記

序二／臺灣與樺山伯爵

天下之事，先達之士先爲之，後進之士後爲之，始底于成，是爲常道。

曾聞，樺山伯爵乃西鄉南州翁之高弟。南州翁夙顧念東亞之大局，期望將來會大有作爲。適逢發生朝鮮凌辱我使節之案，又有臺灣生番害我良民之事，物情騷然。時副島大使方被派往清國，翁遂與大使有所謀劃，先使樺山伯爵入臺灣島觀察形勢。於是伯爵挺身冒瘴癘，深入番地，探查地理之形勢，物資之豐否，民俗之文野，以期他日一旦有事而有所作爲。及至明治七（一八七四）年臺灣生番討伐事起，伯爵被擢任其參謀，多所策劃。後來及至外交上不得不放棄我軍佔領之生番地區，伯爵之遺憾蓋可察知。

從明治二十七、八（一八九四、九五）年日清戰役起，伯爵期望其積年之意圖得以實現，提倡首先向臺灣下手，先分我艦隊之一部佔領澎湖列島，然後進入和談，由清國向我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歸我領有後，伯爵復被選任第一代總督。本來領臺之事雖說是靠外交手段收歸我有，但清國當時不能平靖臺灣之騷擾，將之移交給我，只有在形式上，兩國全權代表在我橫濱丸船艙中書面上結束接收事宜，我則任其動亂，照樣接收，並立即著手鎮壓叛亂之徒，實際上並非接收割讓，而是以武力征服之。而討伐抗命之逆徒，費時半年以上，既喪失我精

銳將士，消耗軍費亦不少。何況，自武器、官舍、城堡以及官有物之品目，歲出入之帳簿，在監囚徒之名冊等，無一經過正常手續接收過來。佔領當時困難雜亂之情況莫可名狀，卻能鎮壓之使歸平定，並使各項政務逐漸就緒，奠定開創我國處女殖民地統治之成績。臺灣之統治乃於列強環伺之下進行著，能取得今日之成績，實出觀者之意外。

當前，某國移大艦隊至太平洋，或設防於布哇島（即夏威夷島——譯注），或於新加坡建新設施以扼太平洋之咽喉，用以爭霸太平洋。果如此，則位於太平洋中之我臺灣之價值，當不止於體現殖民政策之經驗，它不啻為我南方鑰匙的險要之地，也是明治大帝擴大帝國之遺業及樺山伯爵經略苦心始終一貫所在之處，此點乃吾人必須深刻銘記者。

談到本書編纂之體例，行文之巧拙，旁引之廣狹，余不具事史慧眼，無力品評；唯恰當歷史行將湮滅之際，對於著者苦心收集史實之勞頓實為敬佩，茲為表示謝意，聊敘所感於卷首以為辯爾。

大正十五（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

領臺當時之一屬僚

中村純九郎記

序 三

此書雖題爲《臺灣史與樺山大將》，通覽之下可知實乃臺灣政治史，同時又爲其社會史，而斷非一部傳記。回顧臺灣之歷史，自舊清國時代直至我帝國領有後至今日爲止，雖有若干部分的紀錄，但前後考查，上下詳察，大體完整的東西卻幾乎沒有。總督府昔日曾設史料編纂委員會著手此項工作，又因府庫缺乏之故，中途停止，深爲遺憾。藤崎濟之助君曾爲蘇澳郡郡守，他計劃建立樺山伯爵遺迹紀念碑以保存史迹。掛冠後百方搜集文件，不辭辛勞，著述此書。本來樺山伯爵與臺灣之關係，實爲深遠。最初以一偵察臺灣之交通及物資之青年軍官之身分渡臺，繼而作爲西鄉都督征臺軍之參謀，參與其帷幕。及至後來臺灣因《馬關條約》之結果完全爲我帝國領有時，辱蒙以國外之大權相委託，奉天皇討伐以武力反抗者，綏撫良民，蠲免當年租稅之大命，作爲聖朝天使再次渡來臺灣。蓋最初之渡臺者乃智者之事，不久討伐牡丹社行勇者之事，更以仁者之事結束之。觀樺山伯爵畢生之事業，誠不能不說是將帥之器。藤崎君特別策劃爲樺山伯爵闡明其事迹，蓋自有所見。關於其資料之分配，文章之脈絡，論斷之當否，或還有研究之餘地，但余所不憚斷言者，乃他日臺灣史大成之時，此書應是最重要之資料。乃題一言於退還原稿云。

時值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木村匡記

序 四

余曾奉職于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通曰，史料之編纂或可作為官廳之事務予以處理；至於史傳之著述，則決非靠官房運作所能完成的，必須有待於篤學之士的個人研究。昔日當在《臺灣時報》發表臺灣四千年史研究時，已於其緒論中略表此意，下述即其事例。大日本史雖經水戶藩之運作而終於成功，至於日本外史，則不能不靠賴山陽之筆方能寫成。大日本史料靠帝大史室編纂，關於近代日本國民史的完成，最終不能不依賴德富蘇峰之手。而前者只是充滿了學者之研究資料，後者才作為真正的讀書，得以垂青史不朽而裨益萬世。從此意義上講，本書之寫成不能不深深感謝作者功勞之大。無論從樺山大將之遠祖于三百年前即經略琉球來看，還是從明治六（一八七三）年南澳番的探險來看，乃至從對牡丹社征伐之功績看，又或從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臺政創始之偉業看，他都是必須首先為之立傳的臺灣偉人。而自領臺三十年來，吾人從未曾見過其史傳，常為此遺憾。余曾就督府修史之事，認為發現首要應調查開臺當初任總督之樺山將軍之事迹，並應努力收集這方面之資料；至於史傳之著述，必另待其人。看到果然有藤崎君歷時一年刻苦研究，終於完成此大著述，知余之期待沒有落空，豈非快事。聊述所感以為序。

大正十五（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

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樓上讀古石室

尾崎秀真

自序

臺灣首任總督、已故海軍大將樺山資紀伯爵壯年時代作為陸軍少佐，曾參與明治七（一八七四）年的征臺之役，這在我國歷史上已有明確記載。但當年大將以一佐官之身，應該說乃處於征臺之發起人、主要倡導人的立場，成為征臺之中心、征臺之機軸，或活躍于東京，或活躍于清國，或活躍於臺灣，乃是該事件自始至終具有偉大功績之人，可此事則完全不為世人所知。

然而，余於大正十二（一九二三）年三月發行的《臺灣時報》上題為《〈征番私記〉出現的樺山伯爵之事績》文章中，有從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氏著的《征番私記》中摘記的有關樺山大將事迹之一部分。臺灣商工銀行行長木村匡氏將此摘記給我。繼而，同年四月以後發行的該報上，又連載了上述《征番私記》的一部分。通覽之下，余始得知，自明治六（一八七三）年至明治七（一八七四）年，樺山大將任陸軍少佐時代進行了南澳番之探險，跋涉視察全島，隨後參加了征臺軍。

余當時恰任管轄南澳番之蘇澳郡守，故對上述報導極為注意，認為調查闡明其探險事績，無論從職責上看，抑或從史實研究上看，均是頗為重要之事。於是余懷有各方面之興趣

而開始調查。但事已經過五十餘年，所以無論有關地區之生番人、熟番人，更不必說臺灣人，無人知道上述事迹。此外如《征番私記》中出現之番社名及番人氏名，也無一傳至今日者，完全處於一種暗中摸索之狀態。但百方求索之結果，發現了曾經會見過樺山大將的幾名生番者之後裔，其中有人還模糊記得父祖輩之談話或當時的見聞。但因番人無文字亦無紀錄，難以判明事實真相，調查頗爲困難。

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正十二（一九二三）年三月四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及該會委員尾崎秀真兩氏，攜史料調查之公務來郡之際，談話中談到余之史料調查之事。持地氏說這方面有很好的材料，他曾認爲樺山伯爵家也許保存著有關明治七（一八七四）年的征臺紀錄，所以昔日訪問樺山伯爵家時，曾請該家人調查，幸而發現了由大將親手記錄的當年的《日記》，其抄本現在東京臺灣總督府辦事處，於是答應抄一份送給我。六月十二日，請尾崎氏給我送來。在日記中，大將詳細記錄了明治六（一八七三）年九月八日自雞籠（今基隆）港啓航，經烏石港，到達蘇澳港，探險結束後，於同年十月十五日回到雞籠港的事情。其中不但記錄了每日之行動，連晴雨氣溫都有詳細紀錄。這樣，在探險事績調查上就出現了一大光明。然而將此與《征番私記》中有關南澳探險部分對照閱讀，發現兩者記述不相符合之處亦不少。蓋《征番私記》中，有關南澳探險部分是水野氏聽了樺山大將的談話後記述下來的，所以雖然事實並無誤謬，但兩書之記述並不完全相符，亦不足怪。毋寧說只有兩者互相參照補充，才是完全的事實。因此，以此兩書爲基礎，更進一步反覆研

究。利用工作之餘，前後花費年餘時日，到同年九月，有關南澳探險事績之調查與編纂始告完成，加上此次補充修改，終於完成一編，即本書第三編。

余雖並不想得隴望蜀，但也想進一步調查一下南澳探險前後大將的事迹。本來想要全面闡明如大將這等偉人之事績，終究非余所能，但至少我想弄清楚的是，大將在此事件中大概參與到什麼程度。關於這方面，大將的日記似乎屬於記述南澳探險前後之物。但當時持地氏不幸已經去世，乃向尾崎氏詢問，果然，該日記之全部抄本已到達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乃立即將之送寄到了我這裏。

觀其日記，漂流到臺灣之琉球人遇難之消息到達鹿兒島之同時，當時任熊本鎮臺鹿兒島分營長之樺山大將（當時為少佐）為向熊本鎮臺報告，當天即從鹿兒島出發，由此開始，經過日清和平談判達成協定，到明治七（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凱旋長崎之第二天結束。如此涉及兩年六個月時間的事情，是頗為浩瀚的。而其記述不僅把有關臺灣事件所不為人知之大量真相赤裸裸地展示出來，說明大將是該事件之首腦人物、中心人物。非但如此，舉凡明治初年，自我帝國之國情及內政外交之一端以至支那本土及臺灣之文物、制度、人情、風俗、政治、軍備、交通、通訊等，耳聞目睹所及悉加搜羅，實乃明治初年之一大珍貴秘史。

明治六（一八七三）年時在清國留學的水野遵，接受視察臺灣之命後渡臺，後來與樺山大將共同行動，不久又受命從軍參加征臺之役，當時為海軍翻譯官。他根據視察臺灣之情況及征臺之役的經過，以及他的實際經歷、往來文書，以及樺山大將及其他有關人員之談話，